

分類
詳解

論

語

讀

本

上
冊

龍生

三不筆中二月續刊



四書讀本編述例言

孔子是中國二千餘年以前唯一的大哲學家，大政治家，這無論中外，早已肯定評的了。他在漢唐時代，開始受了政府的格外尊崇，稱之為聖人。到了宋代，儒者把孔子的言行錄，論語，及將孔道的繼承者所著述的大學，中庸，孟子諸書合輯為四書，並且詳細註解，因此孔道更為發揚光大。

本來一個國家的制度，文物以及社會情況，是隨着時代的前進而變動不息，需要新的學說，來做思想與行動的中心。但孔子之道，則始終為世人所推崇，支配了二千年的中國。這就因為孔子的精神與所發揮的言辭，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至理，雖然到了現在，還有可以取法的所在。

四書的原文，因為年代的久遠，頗多疑問難解的地方，雖經歷代儒者，參證解說，不厭求詳，但時代變易，語文各異，仍不易為學者所瞭然。且舊時的儒者，僅注意于句讀

521147

的解釋，從未加以系統的整理，故難使學者有清楚的概念。

因此，四書全文，由王繙塵先生改用白話繙述註釋。出版以來，很爲一般讀者所歡迎。現在更將原書，加以系統的整理，重行分門別類，使讀者更容易獲得明白的概念。末了，還有幾句話，得向學者聲明：就是自清代的考據學興起以後，頗疑四書中，雜有漢儒作偽的言辭，這當然不能認爲臆說，值得我們的深切注意。所以希望學者能遵照王陽明先生所說：

『學者貴得人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爲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爲非也。』

要這樣，才不至有所謬誤。

序子長中國二千餘年，以前即一內大書，是東大文公家書，無備中東大文公家書，無備中

分類
詳解

論語讀本目次

第一篇 立身(上)

等一章	忠恕	一
第二章	仁智	四
第三章	孝弟(上)	一六
第四章	孝弟(下)	二一
第五章	忠信	二五
第六章	禮義	三四
第七章	廉恥	四二
第八章	恭敬	五〇
第九章	謙讓	五六
第十章	勇敢	六〇
第十一章	中庸	六六

第十二章 君子

七四

第二篇 立身(下)

第一章 崇德

八四

第二章 寡過

八七

第三章 立功

九三

第四章 近賢

九七

第五章 惡非(上)

〇二

第六章 惡非(下)

〇七

第七章 爲士

一二

第八章 從政

一六

第九章 知人

二〇

第十章 求己

二五

第十一章 保身

二七

第十二章 樂道

一三六

第十三章 躬行

一四一

第三篇 求知

第一章 好學(上)

一五〇

第二章 好學(下)

一五四

第三章 慎思

一五九

第四章 一貫

一六二

第五章 敏求

一六六

第六章 守常

一七三

第七章 有恆

一七五

第四篇 治國

第一章 王者

一八一

第二章 愛民

一八四

第三章

教民

一八九

第四章

正己

一九三

第五章

舉賢

一九九

第六章

施政

二〇四

第七章

無道

二一一

第八章

定亂

二一四

第九章

禮樂

二一九

第十章

無禮

二三〇

第十一章

修德

二三五

第十二章

潔身

二四四

第五篇 聖德

第一章

爲人(上)

二四九

第二章

爲人(中)

二五六

第六篇 傳述

第三章

爲人(下)

二六二

第四章

爲學

二六六

第五章

爲政(上)

二七六

第六章

爲政(下)

二八四

第七章

施教(上)

二九〇

第八章

施教(下)

三〇二

第九章

守禮

三〇九

第十章

起居

三一八

第十一章

飲食

三二八

第二章

孔子之毀譽(上)

三三六

第二章

孔子與弟子(上)

三四六

第三章

孔子與弟子(中)

三五三

第四 章

孔子與弟子(下)

三六〇

第五 章

孔門之言行(上)

三六七

第六 章

孔門之言行(下)

三七三

第六 章

第十 章

子貢

三三八

第十 章

子貢

三三八

第十 章

子貢

三三八

第十 章

子貢

三三八

第十 章

子貢

三三八

第十 章

子貢

三三八

第十 章

子貢

三三八

第十 章

子貢

三三八

第十 章

子貢

三三八

論語讀本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之，故謂之論語。（漢書藝文志說）但今細察內容，其中有一部分，當爲七十子之門人所記。按孔子爲我民族中最偉大之一人，他的言行，皆載於論語，故論語者爲我民族不可不讀之書也。

第一篇 立身（上）

第一章 忠恕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

子貢問孔子「有一句話，可以終身行得的嗎？」子曰：「其恕乎！」者「子」指孔子。何晏集解採「馬曰：『子者

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按此云馬，謂馬融。孔子告子貢「終身可行的，只有一個恕字。」又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意思是：「我所不願忍受的事，則他人也必定不願忍受的，所以我不可以把這種事，加到他人的身上去。」

「仁」是人之德，「恕」是行仁之方。恕的消極方面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積極方面，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子貢曾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他的話，正和這裏孔子所說「己所不欲，勿

禍而已。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問）忠恕二字的意義，作何解釋？

（自省）我能忠恕待人嗎？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譯音）

伯夷、叔齊，殷末周初二賢人也，在史記中有列傳。

「不念舊惡」者，人家有欺侮我的事情，我不記在心裏也。

「用」以也。伯夷、叔齊，因為不念人家欺侮他的惡事，所以人家也不積怨於他。

「怨是用希」者，猶言怨他的人，是以少也。

（問）何謂不念舊惡？

（自省）我能不念舊惡嗎？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加」，《集解》探馬曰：「陵也。」猶言陵辱，欺侮的意思。子貢說：「我不要別人來欺陵我，我也不要欺陵別人。」這本來

是極好的事，但孔子聽了這話，以為是不易做到的。何以呢？因為不要別人來欺陵你，別人偏要來欺陵你，將怎樣呢？這

定要像《疏》所說的，能不招人，以非理見加才行。但不招人，以非理見加，是多麼難啊！第一要自己無過，即我要沒有可以

招人，以非理見加的事，第二要自己能感化人，即我不欺陵別人，使他人也能不欺陵別人，力行已達達人的恕道才行，至於

我不要欺陵別人，可以由我作主，看似容易，其實亦難。蓋唯聖人能自然合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賢者尚須勉而企之也。孔子對子貢說：「非爾所及也，」非謂終不可及，亦欲子貢勉之而已。

（問）子貢的話，爲甚麼不易做到？（答）因爲不要財人來奉迎，而人卻要求利，利與義相背，利重一

（眼）（自省）我能不能欺侮人嗎？（答）非不要財人來奉迎，而人卻要求利，利與義相背，利重一

第二章 仁智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扶，音

孔子言仁，此節最爲包括仁的全體大用。「仁」者，只要有心學「仁」，總可學到。「聖」者，天生智能，非人人可學到

的。「博施」，猶今言做慈善事業。「濟衆」，言大衆都能得着救濟也。子貢說：「如有人做慈善事業，使大衆都能得着救

濟，怎麼樣？」（何如）又說：「如此可算仁人嗎？」（可謂仁乎？）

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者，言能夠如此，何止仁呢？一定是聖人了罷？又說這連堯舜還做不到，罷故曰：「堯

舜其猶病諸？」接着又正色告子貢道：「凡是仁人，自己立得好地位，使人也要同立得好地位。自己將來想達到更好的

地位，使人將來也要達到更好的地位。一個人能夠以自己（近）之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也是這樣，然後推己及人，

這是恕的道理，也就是做仁人的方法哩！

所以做仁人，不必高談闊論，只要推己及人，我要得好處，使人家也得好處。今人所謂「互助」，即「仁」的意義也。

（問）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與仁有分別嗎？

（自省）我能存己立人，已達達人的心志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錢財多也。「貴」，爵位高也。「貧」，無錢的窮人。「賤」，無爵位的小百姓。「道」，就是仁義禮智孝悌忠信等道理。「欲」，要也。「得」，獲得也。「處」，處在富貴的地方。「不去」，是不到別地方去，情願守着貧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是」，「惡」，音「烏」。

「君子」，在古時有三種解說：（一）指在上位的貴族爲君子，貧賤的庶民爲小人；（二）稱品高有德的爲君子，行爲卑鄙的爲小人；（三）婦人稱丈夫。此節所說的君子，指品高有德的人。

上節所說的「富貴不處」「貧賤不去」，就是說君子做人，應該如此。蓋君子者，不以富貴貧賤，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者，只有一「仁」而已。此節只說君子不能與「仁」分離的道理。

一個人做了君子，人人曉得他是君子，這個人即成就了君子的名稱。我要成就君子的名稱，就要時時刻刻以「仁」存在心上。若把「仁」去掉，「君子」的名稱，也就不能成就了。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譯一句白話是：

「君子把仁去掉，還那裏能成就君子的名稱呢？」

「終食，」一餐飯吃完也。「違仁，」就是離開了仁。「造次，」是恩恩忙忙的意思。「顛沛，」就是普通說的「顛沛流離」，也就是流落不堪的意思。「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譯出來是：

「君子連吃一餐飯的時候，不離開了仁，就是恩恩忙忙的時候，也必定在仁的上面做人。流落不堪的時候，也必定在仁的上面做人。」

因為「爲仁，」就是做人；若要做人，無時無刻，離得開仁。總括兩節的意思，是不是做人道理上面得來的富貴，無論如何，我總不要。就是貧賤，我只要做人做得不錯，貧賤也可以的。

(問) 君子與仁的關係如何？與富貴貧賤有沒有關係？

(自省) 我能時時刻刻不離開仁嗎？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的意義，就是「人道」。有志的人，懷抱人道的人，遇到與人道相背的事情，不會因求自己的生命，而把人道丟掉的；只有情願把自己的身子犧牲來維持人道的。故孔子如上說。

(問) 何謂求生害仁？何謂殺身成仁？

「自省」我看生命與仁那一項重。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井有仁的仁，通入是則。

宰我名予，字子我，孔子弟子。

宰我問孔子道：「譬如一個仁人在這裏，有人來告訴他道：『井裏有人跌下去了，』是不是應該也投入井裏去救他？」宰我問這話，他的意思以爲仁人愛人，見人落在井裏，應該也投入井去救的。孔子曰：「何爲其然也？」是說何必自己也投入井去呢？「逝」朱子謂：「使之往救。」「陷」朱子謂：「陷之於井。」「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意思是說：君子遇着有人跌在井裏，只要設法去救，不必自己也投到井裏去，把自己也陷落在井裏面。

「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是孔子斥宰我的話。朱子集注云：「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上面係朱子所解。意思是說：仁者雖存心救井中之人，然自己也投入井中，不但不能救井中之人，連自己也陷在井中，一個人不應這樣的呆。凡屬一件事，如果是假的，也要道理講得通，你對君子去說，君子才會相信你的話，這是君子被你欺騙的，故曰：「君子可欺也。」如今說仁者見井中有個人，自己也投入井中去，這是講不通的道理。講不通的道理，君子是騙不來的，故曰：「不可罔也。」

此節太意，是宰我因孔子講的是仁，所以特設一事，問道：「設有仁人，見井中陷着一人，是不是自己投入井去救他？」孔子則答以「設法在井上去救他出來，這是在仁人下會做的。若叫他自己也投入井去，天下沒有這種的呆人。用這種呆話去騙君子，因為道理講不通，是騙不來的。」

（問）何謂數何謂罔？

（自省）我會被人欺騙嗎？被欺騙的事，在道理上講得通嗎？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微樂之樂。
知，今作智。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約」的意思，是說窘困。「不仁者」是指不仁的人。孔子言：「不仁的人，不可以長久處在窘困的地方。若長久處在窘困的地方，必定有爲非作惡的事情發生出來。」

「不可以長處樂」也是指不仁的人而言。說不仁的人，不可以令他長久處於富貴安樂的地方。若長久處在安樂的地方，必驕奢淫佚，做出不好的事情。

「仁者安仁」說天性仁厚的人，自然能夠隨遇而安，無所往而不適，既不爲非作惡，也不驕奢淫佚。

「知者利仁」「知」即智。說智慧的人，曉得「仁」是於己於人都有利的，所以能夠行仁。反轉來說，就都知道爲非作惡，驕奢淫佚，都於己於人有害，也不會去做。

（問）不仁的人，與仁智的人，有何分別？